

詩緝卷之三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誰郡張氏曰先王深

稼穡之祭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守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闕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

而傳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嗟曰嗟訓為勅也。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斥。朱氏曰諸侯之羣臣百工也。今日諸侯之臣莫非王臣

未定



詩緝卷之三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誰郡張氏曰先王深

稼穡之祭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守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闕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

而傳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嗟曰嗟訓為勅也。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斥。朱氏曰諸侯之羣臣百工也。今日諸侯之臣莫非王臣

未定





敬爾在公

朱氏曰在公九

王釐爾成

蘇氏曰賜

來咨來茹

音茹箋曰咨

嗟嗟保介

箋曰保介車

春天子親歲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疏曰措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君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勅御人偏勅車右者以御人本主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勅明其衛君車也。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以便文。朱氏曰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指田而言。補傳曰命臣工以民事維莫之春。莫音暮。朱氏曰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為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祀宜在建卯之月。亦又何祭畢遣之時。春已向莫。農事不可緩也。

求

曹氏曰言不可捨

如何新畬

音餘。釋地曰

三歲曰畬

釋曰畬和柔之意也。朱氏曰今既莫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

於皇來

牟

於音烏。箋曰皇美。將受厥明。朱氏曰本牟也。來牟解見思文。

明昭上帝

迄用康年

迄欣之入。錢

命我眾人

王氏曰諸侯之眾

庫乃錢

詩音耻。錢鑄音剪。博。傳曰

韻音提。鑄音耨。乃豆反。疏曰說文云錢銀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錢。朱仲子注云錢列也。列物之器。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錢。一錢然後成。農釋文云錢鑄類也。世本云垂作耨。李巡云鑄也。鑄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觀銍耨即鑄或云鑄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

艾

奄如字鄧音淹銜艾音室又。傳
曰銜獲也。說文曰銜獲禾短鎌

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不
直戒其身而戒其臣之共事者以警切之爾
諸侯歸其國有王事有民事臣工者諸侯之
羣臣百工所與共治其國者也故以王事戒
之保戒者車右之士載耒耜以輔君耕耨者
也故以民事戒之先嗟歎而戒臣工曰爾臣
工與聞國家之政事爾其敬哉歟王賜爾侯
國之成法皆一定不易矣其有疑焉當來咨

謀茹度於王朝勿自尊以亂章改度也此以
尊王之義告之也又嗟歎而戒保介與聞耕
籍今助春祠而還旣莫春矣他又何所求乎
唯農事不可緩耳爾國之新田畬田今如何
也二者皆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欲
其土地闢田野治也於乎美哉來牟二麥夏
初即熟今已莫春將受天之明賜矣夏麥者
秋稼之占也天意昭明終必有年豈可不盡
人事以承天意乎爾歸其國命我衆農夫各



具銚鋤之器以治其田奄忽之間已觀其用
短鎌以艾禾矣此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

音伊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箋曰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

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雩是也與音餘。疏曰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谷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而云祈穀者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襄七年左傳云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郊為祈穀之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

噫嘻成王

王氏曰噫嘻歎辭。曹氏曰所謂吁嗟而求雨也。成王成是王事也

既昭假爾

假音格。朱氏曰昭格。錢氏曰爾語辭。率時農夫。箋曰

時是也

播厥百穀

箋曰播猶種也。李氏曰百穀之種非一故總而言之謂之百穀也

駿發爾私

駿音竣。箋曰駿疾也發伐也。云一耦之伐伐法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邦

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言私而不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終三十里。箋曰竟三十里者一感而樂業故也

終三十里

部一吏主之周禮云

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畇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疏曰一



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亦服爾耕箋曰服事也十千維耦箋曰一川之閭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

本以二人並耕爲耦今乃萬人畢出而耕也

農事爲王道之本故嗟嘆而言之我周家以農事開國致王業之成既昭格于上帝矣今我不敢廢墜前功將率是農夫以播其百穀令疾發其私田終竟一部份三十里之地服爾耕事萬夫同時而耕吾民盡力於田事如

此天其念之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爲民祈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箋曰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疏曰

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



不廢且示天下公器不主於一姓使時
君常以覆車為鑒兢兢然務脩其德耳

振鷺于飛

傳曰振振羣飛貌。錢氏曰振自
振其羽也。什文曰鷺一名春鉏于

彼西離

傳曰離澤也。箋曰西離之澤。王氏
曰西離蓋辟離也。朱氏曰先儒多謂

辟離在西郊

我客戾止

傳曰客二王之後。疏
曰諸侯之於天子雖皆

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
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宋樂太心云我於周為

客卑陶謨云虞賓在位此及有警皆云我客有
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賓客

也。李氏曰二王之後不純臣待
之故謂之我客。箋曰戾至也

亦有斯容

興者喻祀宋之君有潔白德來助祭於周之廟
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蓋威儀之善如

鸞然。曹氏曰鷺之為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
閑其警則脩潔之君子也振者容持修飾之意

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
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

在彼無惡

鳥路反
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
○曹氏曰國人安其豈弟也

在此無斃

音亦
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曹氏曰
周人惜其將去也。黃氏曰周公居東東方之

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
亦在彼無惡在此無斃之意

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

箋曰永
長也

興也振振然羣飛之鷺集於西郊辟離之澤

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祀宋之君於

周為客皆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此亦有此容

也此祀宋之君在此國無怨惡之者來朝在



此人皆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敬戒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朱氏曰陳氏云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曹氏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與以永終譽其戒之之意一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李氏曰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黃門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謂烝嘗者以詩言烝畀祖妣也然載於祈社稷亦曰烝畀祖妣豈亦祭宗廟乎至於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成百穀之祭不如王氏以為祭上帝

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曹氏曰秋季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

音杜。傳曰豐大也稌稻也。箋曰豐年大有年也。稌稻也。

見唐雋羽。李氏曰天官食醫云牛宜稌鄭司農注云稌也王氏以為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熟故所以謂豐職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殺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殺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黍稌無所不熟亦有高廩音稟。什文傳曰廩所以藏齊盛之稷。疏曰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此言藏穗即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註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即通也萬億



及秭

音姊。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多至億曰秭。箋曰以言數數多。

為酒為

醴

音禮。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供祭祀。鄭氏以謂中山冬醴。接夏而成者。又辨五齊之物。惟醴酒最濁。鄭謂成而

汁

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齊音劑。而

稷

音七。箋曰。烝進也。界予也。詩記曰。周以后稷為祖。以姜嫄為妣。然祭祀則無所不在也。故

總以祖

姓言之。以洽百禮。解見賓。降福孔皆。傳曰皆

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大有之年黍

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有高大之倉廩

其中穀數之多有萬與億及秭也有此黍稷

以之為酒又以之為五齊之醴齊進於先祖

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禮百物

皆所以為禮而行禮以酒為主也豐年故有

此是上帝之降福無所不徧也敢忘報乎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

音古。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曰合者大合諸

周公攝

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告於太

祖則特

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

成故於

最尊之廟奏之耳。此太祖謂文王也。毛

以為始

作大武之樂。曹氏曰周人祖

文王而

宗武王則祖者文王之廟也。

有瞽有瞽

傳曰瞽樂官也。箋曰瞽矇也。以為





上替四十人中替百人下替百在周之庭疏曰六十人有設業設虞音巨。疏曰皆崇牙樹羽傳
廟設業設虞設之業虞解見靈臺崇牙樹羽傳
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卷音權
。崇牙解見靈臺雜糅。疏曰置羽者置之於
狗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領口銜
之璧巽註云周人畫繒為翼載以璧應田縣鼓
垂五采羽其下樹翼於籩之角上
縣胡涓反。傳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周鼓
也鞞音皮疏曰什樂云大鼓謂之鼓小鼓謂之
應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也應
鞞共文是為一器其鼓懸之虞業明堂位云夏
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鞞磬祝圉音音挑祝
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懸
樂傳曰鞞鞞鼓也祝木控也圍榻也控音控榻
若暗反。疏曰春官小師注鞞如鼓而小控其

柄擡之旁耳還自擊書益稷云合止祝致注云
祝狀如漆簡中有惟投惟於其中而撞之致狀
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既備乃奏疏曰皆設
鼓。朱氏曰磬石磬也
既備具乃使替簫管備舉箋曰簫編小竹管如
人擊而奏之
如篴併而吹之。錫夕清反乾糖也遠字又作笛
疏曰管謂並吹兩管也。王氏曰簫也管也尤
其器之小者言其嗶嗶厥聲嗶音橫又音黃。
小所以為備也
也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箋曰我客二
疏曰助祭之人多矣以永觀厥成朱氏曰成樂
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
九成之成。李氏曰成猶終
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重言有此替人者非一人也其替人皆在周

之廟庭矣乃使眡瞭為之設其垂鍾鼓之具
其以板加於柎上者業也其植者虞也其業
之上齒刻為崇牙也其柎虞之上角有置羽
之飾也又有應之小鼓田之大鼓其鼓皆縣
之虞業也又有持其柄而搖之者鞀鼓也又
有石磬也有起樂之祝也有止樂之圉也設
之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也又有編竹之
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也樂聲嗶嗶然和
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

降而聽之於時我客至止永觀我樂闋之成
以先代之後來觀樂為盛事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箋曰冬魚之性定春鮪
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

廟。疏曰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
鮪于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冬言薦春云獻
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冬則衆魚
皆可薦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
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月令季冬乃命漁師
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言春鮪新來
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
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比入河西上
龍門入
漆沮

文王則不斥曰文王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
有道曾孫周王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
名故也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
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
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
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
名也皆未嘗諱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
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晉侯夷
吾皆未嘗諱
為之諱
考傳曰烈考武王也。疏曰亦右文母傳曰文
考洛誥云烈考武王弘朕恭

有從彼國而來雖雖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
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

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牡牲之時其辟
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以
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贊美
大哉皇考文王綏安於孝子以已成之業其
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
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秀眉
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
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妣故
也。古註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



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詩記
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
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
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
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
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明稱文王也洛
誥旣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
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
無競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爲烈祖文王

當穆故武王當昭也唯皇考通稱文王武王
此詩後稱烈考爲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
予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
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

賢之去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

傳曰載始也。補傳曰諸侯始見謂成王初即政也。箋曰君王謂成王

也曰求厥章

宋氏曰章法度也。補傳曰諸侯始見則欲求其法度而謹守之

龍旂陽陽

龍旂解見出車。曹氏曰陽陽和鈴色之鮮明也。今日我朱孔陽



央央

於良反徐音英。傳曰和在軾前鈴在旂上。疏曰和亦鈴也釋文云有鈴曰旂郭

璞云懸鈴於竿頭央央然有音聲。曹氏曰軾哀伯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杜預云鸞在鐘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聲然此乃田車耳若

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錫音揚馬面當盧

有鶴

條音條鶴音緇。條革解。休有烈光。朱氏曰休見蓼蕭。箋曰鶴金飾貌。

美也。李氏率見昭考。昭如字。訪落箋曰昭曰烈大也。朱氏曰廟制太

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

考也。今考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古註昭音韶朱氏中庸章句如字。以孝以享

傳曰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李氏曰獻也。皇美也。烈文辟公。解見烈。綏以多福俾緝

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烈文辟公。文詩。綏以多福俾緝

熙于純嘏

箋曰純大也。

諸侯始見成王以其初即政欲求法度以歸而遵守之也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鮮明

其軾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有音聲其轡首鶴然以金為飾其來朝之車服如此見

成王得萬國之驩心為國之光華故休美而有

大光也成王於是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以致其孝敬以行其獻享以助我受福而得秀眉之壽長保享之美哉多福如此皆爾有功



有德之諸侯以時助祭而致之是安我以多福使之緝績熙廣于大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見賢之去。曹氏曰微子啓紂之諸兄封於微

而爵爲子微蓋商畿內國名。躒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有客有客

躒曰容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左傳云宋先代亦白其馬

亦白其馬

李氏曰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

之後於周爲客。檀弓云殷人戎事乘輪白馬也。以戎事乘之則微子亦乘白馬也。文王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觀學則是殷人助祭所服之冠也。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

代之所尚雖已易代矣而其臣尤有萋有且

服其冠乘其馬也。輪平去二音。有萋有且音萋且音取。傳曰敦琢其旅音卓。曹氏曰旅微

子之卿也。有客宿宿傳曰宿一有客信信宿曰信言大夫也。有客宿宿傳曰宿一有客信信宿曰信言

授之繫音執。傳曰繫紲也。紲音半。以繫其馬

薄言追之。躒曰追送也。左右綏之。箋曰左右

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躒曰既有淫威。補傳曰

曰與之驩無以安樂其心。降福孔夷。傳曰夷易

善福。淫王者體天而行賞。降福孔夷。傳曰夷易

罰使淫人懼焉。善人勸焉。降福孔夷。傳曰夷易

之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

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微子殷代之後於周爲客重言有客者喜之也仍殷之舊乘其所尚白色之馬見不純臣之也又威儀萋萋且且然敬謹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微子宿而又宿信而又信樂其留之久也授之繫絆以繫其馬懼其去之速也蓋至於行有日矣又餞送之左右之臣相與飲酒以安樂之殷勤無已也昔紂武庚爲亂我周既有罰

淫之威今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於公也。今考棫樸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箋引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與毛異義追敦同音則此敦琢毛亦分金玉矣以敦琢併爲治玉自是箋義非傳意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疏曰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以武王用武除

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朱氏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

於皇武王

於音烏。蘇氏曰皇大也。

無競維烈

傳曰烈業也。

允文

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錢氏曰嗣武繼之以武。

勝殷遏

劉箋曰遏止也。傳曰劉殺也。

耆定爾功

耆毛音指鄭音其傳曰耆致也。

箋曰耆老也年老乃定女之初功。

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樂名大武此武頌大

武之樂章發明武王之功言於乎大哉武王

有莫彊之功烈也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其

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王之文德

未能盡達於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而

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

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

也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爲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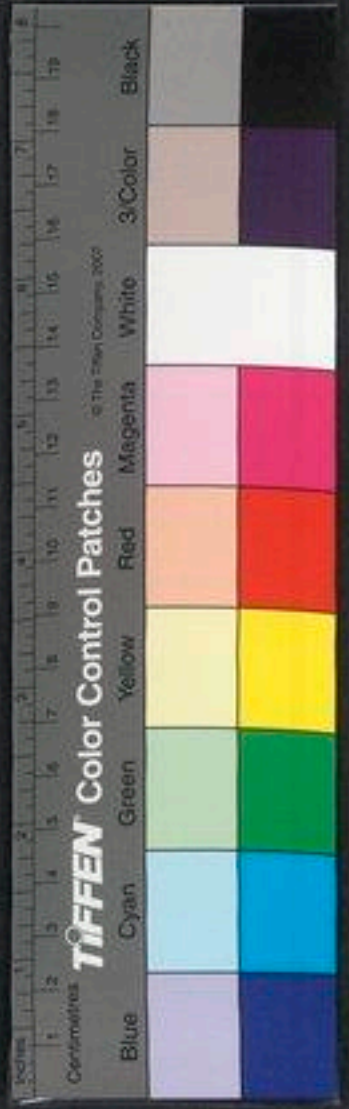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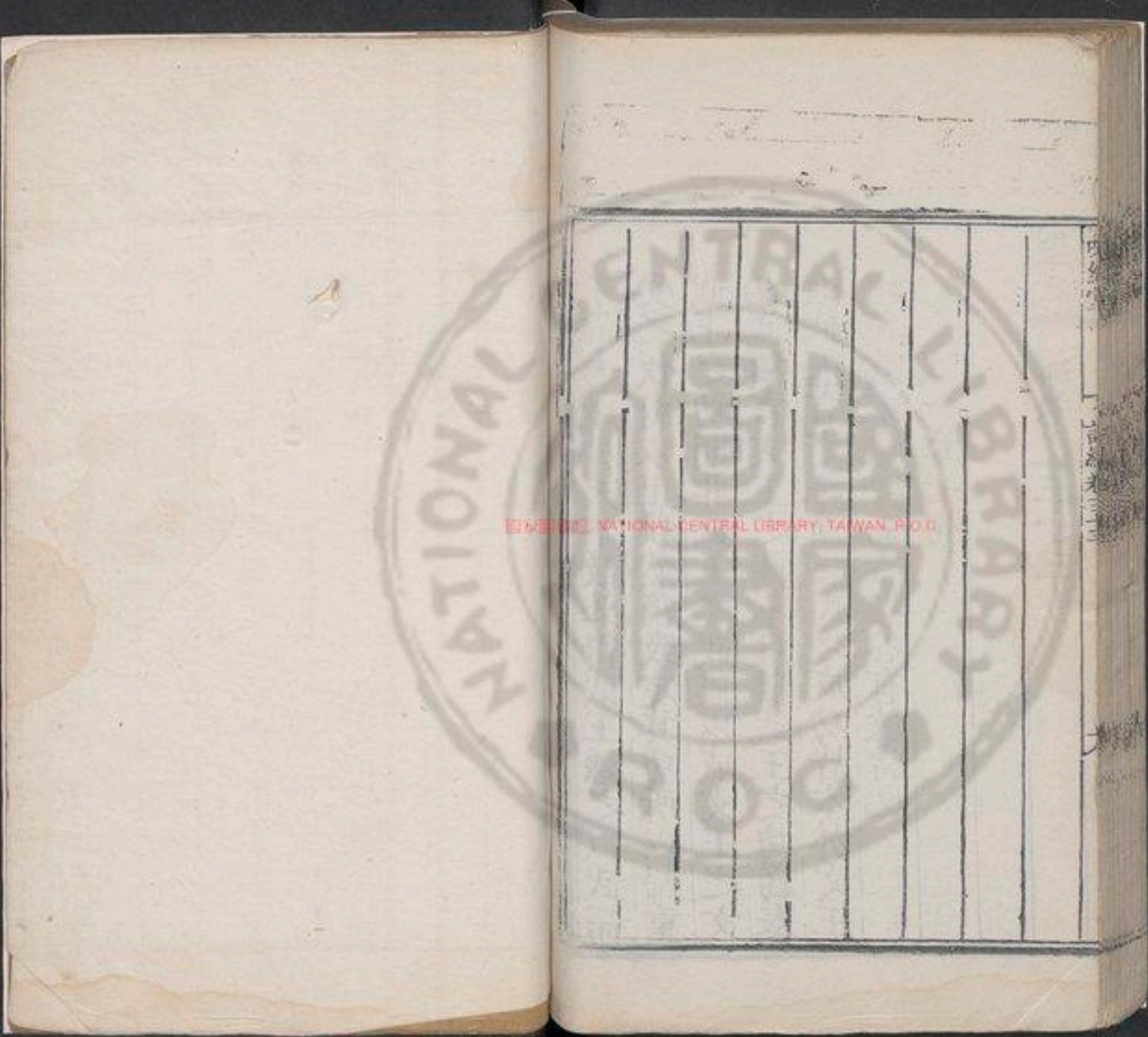
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於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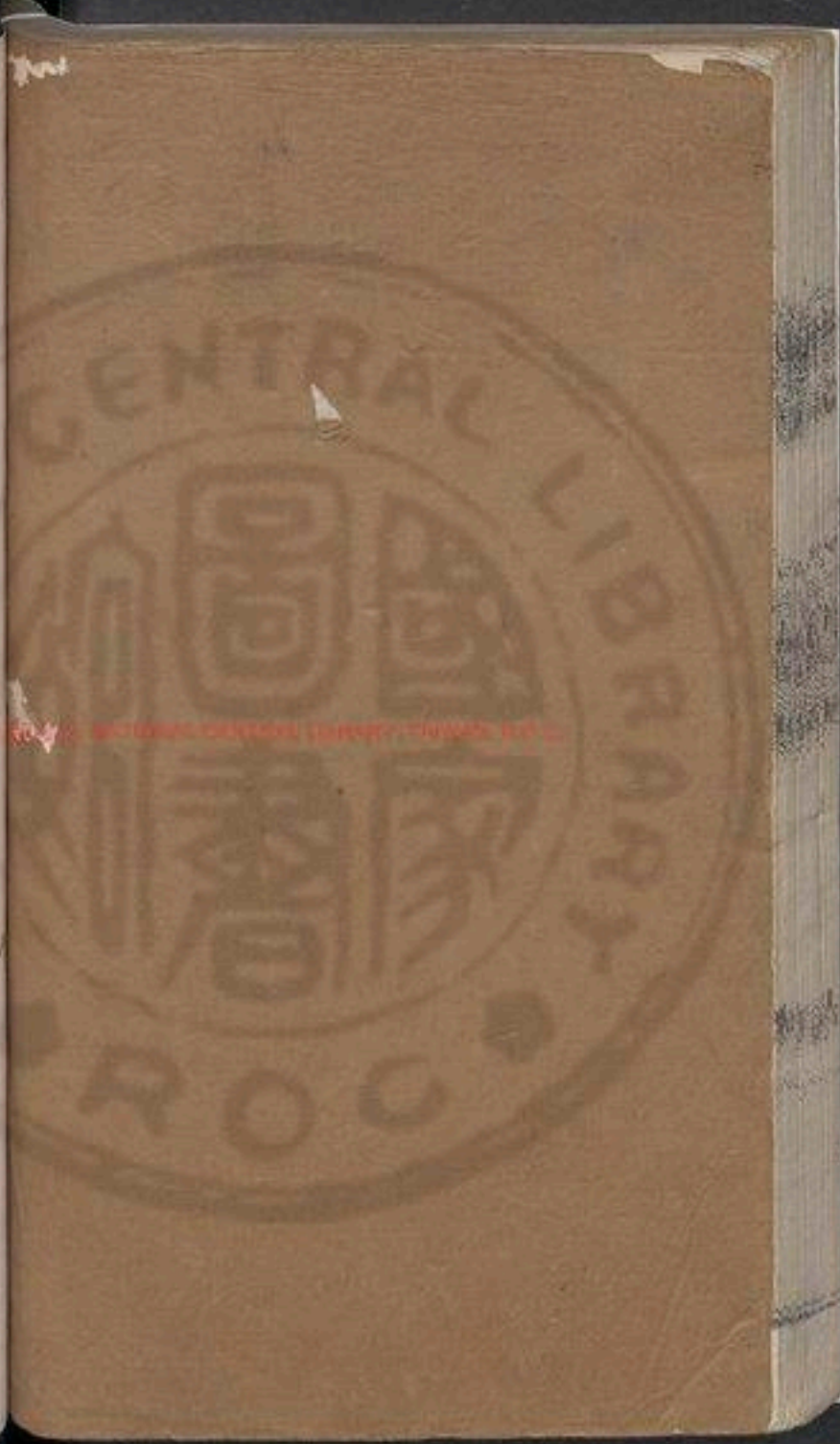
之德爲奏象舞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武一章七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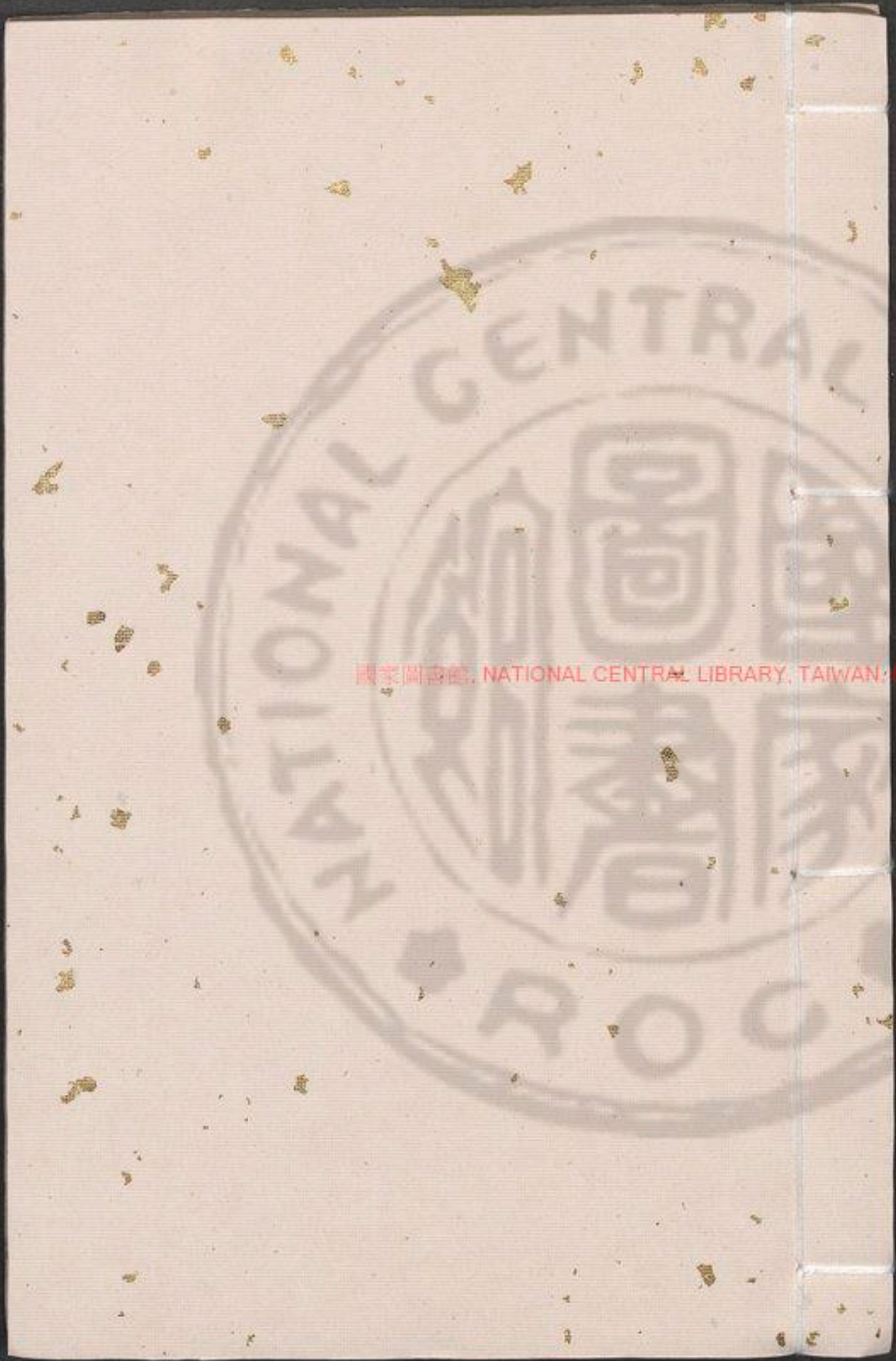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詩緝卷之三十四

朝奉大夫臣嚴榮述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朝音潮。箋曰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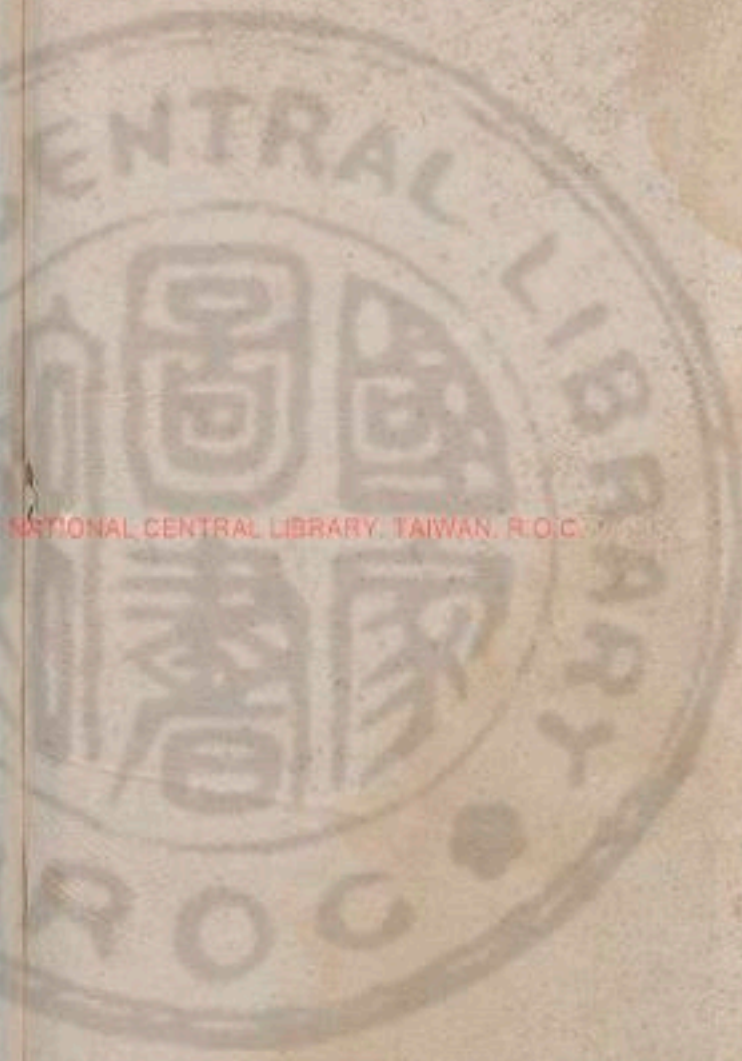
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 箋曰閔悼傷之言也。李氏曰左傳云寡君少遭閔凶予不能文是閔者

居喪之稱。曹氏曰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蓋成王

常以冲幼自處故每稱之耳 遭家不造 箋曰造猶成也。李氏曰王氏以為武王

天下未集而終 嬛嬛在疚 嬛音瓊。李氏曰此嬛與哀此鞶獨之義同。鞶者孤獨



2276930 612



也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

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之辭為言

疾。傳曰於乎皇考於乎音烏呼。雙永世克孝

蘇氏曰終念茲皇祖箋曰皇祖陟降庭止箋曰

身能孝上下也。傳曰庭直也。張子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聖人之心至平至直不難行人自多邪

曲耳。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文

王之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

無間無有愧怍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其右

而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亦本於此易曰敬

以直內能敬則莫不直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

乎皇王錢氏曰皇王武王也。今日文王繼序

思不忘傳曰序緒也。疏曰以世世

成王除喪朝廟感傷而言曰可憫閔乎我小

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孀孀然孤特在憂

病之中未知攸濟也於是述武王繼文王之

事於乎可嘆美者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能

念我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此武王

之所以為孝也直者純乎天理之公也今我

小子當早起夜卧敬謹而行之於乎可歎美

者我皇王武王也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敢

忘也以武王能念文王則我當不忘武王也

說者以陟降庭止爲若見文王陟降於庭然下篇紹庭上下其義難通大田既庭且碩韓奕榦不庭方周官四征弗庭庭古注皆訓爲直庭之爲直見於經多矣不必易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箋曰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

傳曰訪謀也落始也。朱氏曰訪問也。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

以落爲始君子以作事謀始始之不謀其終能無違者鮮矣

率時昭考

傳曰昭考武王也。朱解見載見

於乎悠哉

傳曰悠遠也

朕未有艾

音礙徐音刈。什詁曰艾歷也。將予就之

日將扶將也。今日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

繼猶判渙

音喚。傳曰猶道也

判分也

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

如字協韻去聲

箋曰紹繼也。疏曰武王能繼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

陟降厥家

猶言休矣皇考

以保明其身

箋曰休美也。皇考武王也。保也。明顯也。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成王始即王位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

中與群臣謀之言我謀訪始初之法在率循

我明德之考武王固也然所歎者昭考之道



悠遠而不可及予幼稚未有所歷爾群臣幸
扶將我以就之尚恐繼其道而判換不合也
又自言予幼稚小子未堪王室之多難其能
紹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
離者唯美哉皇考武王能以此保明其身也
李氏曰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
哲之高遠也。曾氏曰雖不言繼序思不忘
然歎美皇考則
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陳氏曰嗣王於祭之明
日繹賓尸而羣臣與焉

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群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
群臣進戒之詩以答之又形容嗣王虛已求言
之意為群臣
者當何如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李氏曰天之道甚顯善則
福之淫則禍之我者培之

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也未有惡而
不獲禍也天之道顯。朱子曰思語辭也命不

易哉
易毛音異鄭音亦。李氏曰惟天有顯
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為不易也無

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傳曰士
事也日監在茲
箋曰
監視

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
解頤新語曰不
聞敬天之道也日就月

將
朱氏曰將進。箋曰日就
月將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學有緝熙于光明

王氏曰緝續
也熙廣也佛時仔肩
佛毛如字鄭音弼仔音
茲。箋曰佛輔也時是



也仔肩
示我顯德行去
聲

作頌者設為群臣進戒之辭曰敬之哉敬之
哉敬而又敬勉之以誠之不已也天道甚明
禍福不爽故予奪靡常其命不易保也無謂
其高高在上遠人而不吾察也王一陟一降
之事天無日而不監視于此無微不顯所以
不可不敬也於是又設為成王答之之辭曰
維我小子未聞敬之之道謂群臣所言當敬
之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今聞所未聞也所願

學焉庶幾日有所成月有所進習之以漸緝
續熙廣以至於其道光明我負荷天下其任
甚重爾群臣當輔佛我此任有以正救之無
為面從容悅必示我以顯然之德行使我
有所則效也。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
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
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為負荷之意故
為任生民是任是負黍苗我任我輦皆謂肩
任之也或以士為人材然勿士行枚只得訓



事古訓不可廢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忠音秘嗣王求助也箋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

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

予其懲箋曰懲艾也而愆後患傳曰愆莫予莽蜂

莽今音烹舊音傳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之哉

實自求之而已今曰抑莫予云觀莫無也桑

柔莽云不違毛云莽使也音耕反音烹徐蒲耕

反音耕也洛誥呼來以國及獻上音義同今毛

以莽蜂之莽為摩曳孫炎云謂相掣曳之於惡

故音傳今從王氏莽蜂為使蜂當音烹說文

傳使也則莽讀作傳亦可也擊音翅尺制反

自

求辛螫音釋。跡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藩。箋曰肇始也允信也。傳曰桃蟲鴝也鳥

之始小終大者鴝音焦。釋鳥曰桃蟲鴝其雖

鴝音艾。郭璞曰鴝鴝桃雀也俗名為巧婦

今鴝鴝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雕故俗

語鴝鴝生鴝。山陰陸氏曰說苑云鴝鴝巢於

葦若繫之以髮鳩性拙鷓性巧故鴝俗呼巧婦

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

巢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棘然故一名懶雀

其化輒為鴝鴝紮音秩縫紉也。錢氏曰拚與

翻同。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機

蟲化為鳥也。今曰此與舊說異姑兼存之

未堪家多難傳曰堪予又集于蓼音了。箋曰

日集會謂逢遇之也。傳曰集于蓼言辛苦也

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錢氏曰蓼味辛而



成王即政而求助於賢臣曰予其懲創於往時而畏謹後患矣指管蔡之事也人近蜂則被其螫信小人則受其惑蜂不可使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取其辛螫也我今始信挑蟲之微能翻飛爲鳥言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怒也予未堪王室多難又會遇于辛苦之地爾群臣可不助我乎。莫予莽蜂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

提予我字以便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於我莫予莽蜂言無莽蜂於我其他如莫我知莫予云覲之類皆倒辭也

小慈一章八句

載芟

音

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箋曰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

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天子祈社稷以仲春與耕藉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耨之祭法云王爲群姓立社曰春社王自爲立社曰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祀之但此爲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爲太社社稷焉

載芟載柞

音宰。芟曰載始也。傳曰除草曰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

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曹

氏曰秋官柞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除草木是

初聖謂而為田者也。雜音替繩音孕注含實曰

繩芟其經。其耕澤澤。音釋。釋文曰耕犁也。

則實不成。其耕澤澤。音釋。釋文曰耕犁也。

國草木之根既去而後耕。千耦其芸。耦音偶芸

之土則澤澤然解矣。千耦其芸。耦音偶芸

作耘。今曰長沮桀溺耦而耕謂二人為耦而

並耕此千耦其耘亦謂千人為耦而並耘與十

千維耦同。釋文曰芸除草也。曹氏曰反土

之後草木根株有艾柞所不盡者則復耘之其

多至千。徂隰徂畛。音軫。今曰下濕曰隰。疏

千耦也。徂隰徂畛。音軫。今曰下濕曰隰。疏

上有侯主侯伯。疏曰侯維也。傳曰主侯亞侯

旅。傳曰亞仲叔侯疆侯以。筴曰疆有餘力者也

也。旅子弟也。侯疆侯以。筴曰疆有餘力者也

載芟載柞

如農夫之務

秋官柞氏

氏曰秋官

初聖謂而

則實不成

國草木之

作耘。今曰

並耕此千

千維耦同

之後草木

多至千

千耦也

上有侯主

侯主侯伯

旅

也

也



下早晚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實函斯活

可豫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

活生也其種子皆含生氣

曰驛驛苗生貌。有厭其傑

足也。箋曰傑先長者長厭厭其苗

音掌。疏曰苗之傑也

等也。錢氏曰積疊之貌苗

齊等動搖厭厭然若積疊之

傳曰庶芸也。疏曰孫炎云

王氏曰前曰干耦其芸則既耕而芸

茲則以籜為善恐傷苗也

曰濟濟人衆也。有實其積

曹氏曰衆而整也。有實其積

曰上言實函斯活此言有萬億及秭

實其積皆以實為穀實

萬億及秭為酒為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且

也。朱氏曰猶言自古有年也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實其積

萬億及秭

為酒為

有且

也。朱氏曰猶言自古有年也

有且

也。朱氏曰猶言自古有年也

也。朱氏曰猶言自古有年也



此祈社稷之詩言人事已盡神其念之芟柞
草木是新墾闢之田專言新墾闢之田者其
用力尤難故也始芟以除其草始作以除其
木草木之根既去然後耕犁之其土氣丞達
釋釋然解散矣既耕犁以反其土猶有草木
根株芟柞所不盡者又千人爲耨而芸以去
之耨以言並作千以言其多或徃下濕之隰
或徃溝上之畛言耕夫遍于原野無曠土也
其徃者何人乎維主則家長也維伯則長子

也維亞則仲叔也維旅則衆子弟也維強則
借助之彊壯也維以則傭僱之閒民也言衆
力競勸無游民也當饁餉之時有嗷然衆人
飲食之聲其耕夫則愛其婦其饁婦則就其
夫夫耕婦饁驪然相愛見治世和樂之氣象
焉有略然剡利之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
前言其耕澤澤謂轉新墾之土此言俶載而
耕之謂始耕而將種也前所耕猶荒地今所
耕乃成田故稱南畝也百穀皆播種之其種



子曰實皆含生氣驛驛然而生出土而條達
乃有厭然受氣澤厭足者是先長傑特之苗
也厭厭然齊等者是其衆苗也既苗則又繇
繇然詳密而芸之不詳密則傷苗也芟芸廩
皆除草也芟與祚並言是新闢爲田先除其
地上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芸是反土之後除
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言廩是除其
苗間之草也至於成熟刈穫刈之濟濟然其
人之衆其穀實皆積聚之其數之多有萬與

億而及秭也及以爲酒以爲五齊之醴齊進
予先祖先妣而祭祀所以會合其事神之衆
禮衆物皆所以爲禮而行禮以酒爲主也此
酒醴有飶然之香氣以饗賓客則時和禮備
而爲邦家之光有如椒之馨以養耆老則老
人之安寧以上皆秋冬豐熟之事而春祭言
之蓋以此祈於神也又言非特此方有此豐
年也非特今方有今豐年也自古以來皆此
如言神之降康久矣繼此以往願其勿替也



崇如墉

箋曰崇高大也。傳曰墉城也。其比如櫛

此音備櫛側。比音備櫛側。

比迫也。說文曰櫛梳篦總名。疏曰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朱氏曰理髮器言密也。

開百室

箋曰一族同時納穀。疏曰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

室爲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鄉遂人云百夫有血故知百室共血間而耕鄰音纂。

曹氏曰百室在六鄉爲族而族師掌以歲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在六遂爲鄰長掌趣其耕耨與其戒令政事莫不同之故使之同時。

止婦子寧止殺時犉

犉閏之平。傳曰黃牛黑唇曰犉。疏曰地官

牧人云凡陰祀用黑牲毛之注云陰祀祭地也。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黑牛今用黃者蓋正禮用黜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唇也。曹氏曰古之人字其成必思其所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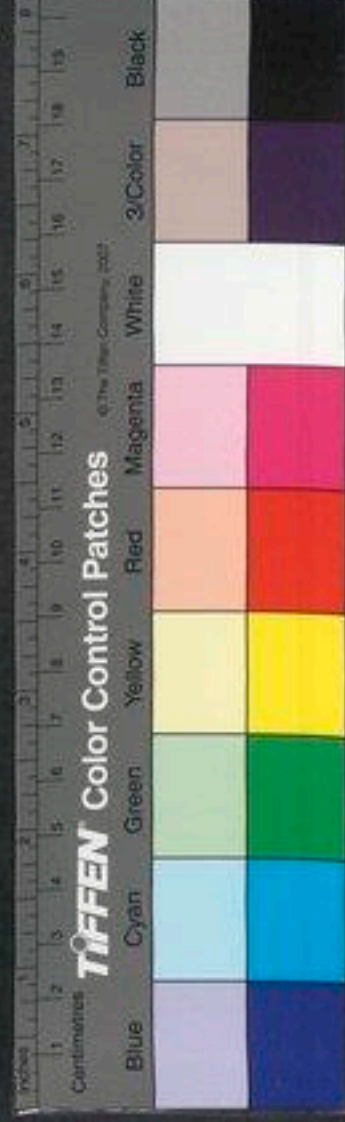
以爲百室盈而婦子寧者社稷之功故於是而報焉地之色以黑爲正以黃爲美故陰祀用黑牲正其義也。社稷用犉美其功也。黃氏曰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顯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闕也。良邦言殺時犉有抹其角。抹音求。杜者則專王祭社稷而言也。傳曰抹長貌。傳曰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蘇氏曰繼來續古之人。曹氏曰續古之人則先農先嗇之功永永無窮矣。

此詩爲報社稷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

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言農人以畷畷然

刃利之善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以播種

其百穀其種子曰實皆函生氣而生農人在



南畝之時有來省視汝者乃其婦也載其方箱及其圓管所盛之饌維是黍也黍貴者之食農人食黍見豐年也饑者見農夫所載之笠糾結其緣以縛鋤之器趙刺其地媯去陸草之茶水草之蓼茶蓼皆穢草既朽敗矣黍稷乃茂盛矣及其成熟乃穫刈之其穫聲挫挫然及積聚之粟栗然堅實所積聚者其崇高如城雉其比迫如櫛齒於是開一族之百室一時而納之百室既盈矣婦與子則安寧

矣年熟民安乃殺是黃牛黑唇之犝牡其角揉然而長用之以報祭社稷求嗣歲之豐續古人先農先嗇之功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箋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

祭同日周繹尚謂之彤。疏曰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祀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賓事所祭之尸經之所陳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疏曰子

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夏作序唯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之言靈星高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必是子夏之後毛公

之謂有人著之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張晏云龍星左角田天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

絲衣其絲

乎浮反。傳曰絲衣祭服也。紕絮鮮貌。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

絲爲之故云絲衣也。曹氏曰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其衣用也。載弁俛俛。音載弁音下俛音求。箋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疏曰若正祭則小宗伯省牲。賦滌濯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禮重使小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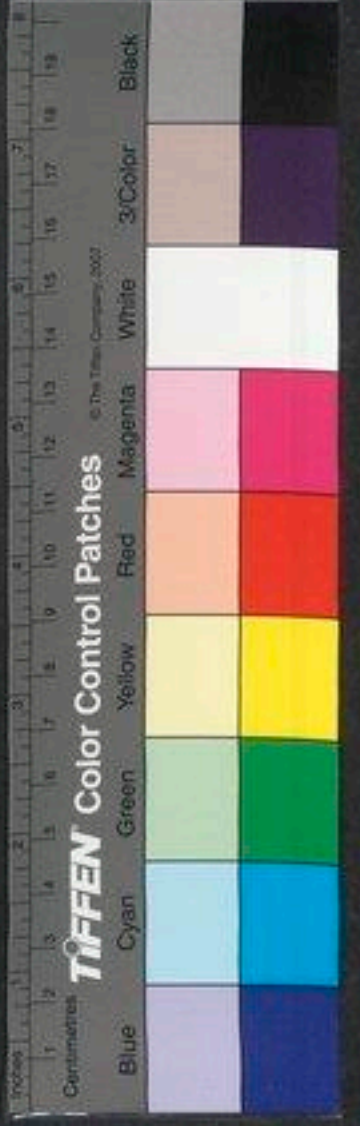
。辨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載弁者俛俛。知盥音浴。曹氏曰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注云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其制與冕同而其前不俛。傳曰俛俛恭。自堂徂基。箋曰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具。順貌。傳曰基門塾之基塾音執。疏曰釋官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門外祊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禮器云爲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西夾。自羊徂牛。傳曰自羊徂牛言之堂基也。初音緝。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箋



日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疏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也。豕鼎及鼐。鼐音耐。豕音茲。傳之處互相足也。豕鼎及鼐。曰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豕。箋曰已乃舉鼎審告絜禮之次。兕觥也。鼎國。兕土謂之。豕。亡。雁反。兕古掩字。兕觥音求。兕觥變於祭也。曹氏曰旅酬之後恐有失禮者以此罰之。觥解見桑扈。旨酒思醕。朱氏曰思語不吳不敖。吳如字又音諸。敖去聲。辭也。柔。和也。曹氏曰言語則謹默而不諱。柔氏曰大聲也。曹氏曰言語則謹默而不諱。威儀則恭敬而無敖。疏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胡考之休。胡考解。見載。艾。

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

禮之末方繹祭之初使士行禮在身之服以絲爲衣其衣紵然而鮮絜在首戴爵弁其人球球然恭順此士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又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也又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充也。充肥也。有也。大鼎曰鼐小鼎曰豕又發舉其審所以告絜也反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祭初卑者恭順則尊者可知矣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爵觶然上曲徒設而不用由此助祭飲美酒



者皆柔和不吳而謹誨不敖而倨慢故事如禮無所用罰祭末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恭敬獲福宜其得壽考之休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說者多以酌卽是勺然勺是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今考象者文王之舞也故維清象舞之樂章其詩言文王之典武者武王之舞也故武頌武舞之樂章其詩

言武王之烈勺是成王之舞樂莫盛於韶勺者謂皆繼治世之事故爲樂之盛也若酌頌果爲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首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酌亦是武舞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其字皆單作勺此酌其字從酉傍雖皆爲斟酌之義然所斟酌之事則不同勺舞言成王能酌文武之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頌

言武王初則遵養繼則躡躡酌其時措之宜也左氏傳以武頌爲武之卒章以賚爲武之三以栢爲武之六朱氏謂栢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其言信而有證朱氏又以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但古人制樂皆沿襲前王之樂而爲之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如漢武德舞高祖

所作象其除亂蓋武舞也其後孝景采武德舞爲昭德舞以尊太宗孝文之廟則爲文舞矣周公增損大武以爲勺亦猶是也勺舞必自有樂章今不得而考耳講師見此頌名酌遂以酌祖道養天下之說攙入之此正說成王之勺非武王之酌也兼此詩所言遵養亦非謂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

於音烏鑠舒灼反。朱氏曰鑠盛也。疏曰毛以爲武王鄭以爲文王。

今曰王師王之造皆武王也。

遵養時晦

傳曰遵卒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



樂之師而不用。蘇氏時純熙矣。箋曰純大也。蘇氏曰熙

曰退自循養與時偕晦。時純熙矣。蘇氏曰熙

光。是用大介。箋曰介助也。蘇氏我龍受之。箋

龍寵也。李氏曰。蹻蹻王之造。蹻音矯造。毛音

武王寵而受之。蹻蹻王之造。蹻音矯造。毛音

曰蹻蹻武。載用有嗣。李氏曰是用後。實維爾公

貌造爲也。載用有嗣。李氏曰是用後。實維爾公

句允師。李氏曰其所以傳嗣而不紀者。蓋能合天下之公而信於衆也。

於乎盛哉武王之師也。其初有衆而不用退

自循養與時偕晦。非有心於得天下也。旣而

時大熙。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乃不得

已而寵受之。於是蹻蹻然威武以興事造業

是用嗣續以傳之後世。實由爾武王之至公

足以信於衆也。順天人之心者公也。信者公

之洽允者信之固也。

酌一章九句。

相講武類禡也。禡音罵。箋曰類也。禡也。皆師

習武事又爲類祭於上帝爲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

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類禡依郊祀而爲之者春官肆師云凡四時之太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禡周禮作貉又或爲貉字古



今之異也。甸音田。相武志也。王氏曰：相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婁豐也。黎莫駕反。鄭音陌。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解頤新語曰：講武而類于上帝。禱于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為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於此。是作此頌以歌其事。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蓋發明武王將出征而講武焉。其志已欲保厥土。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能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朱氏曰：左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

綏萬邦。箋曰：綏，安也。婁，豐年也。李氏曰：綏，萬邦也。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

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起，荆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殺戮為多，傷天地之和氣，此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志在於容民畜衆，非決一己之私欲，蓋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所以獲豐年之報也。孔氏舉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孔氏待見左氏之言，與詩合，然不知周豈有饑哉。如其有饑，則不足為婁豐年矣。天

命匪解。音懈。蘇氏曰：天命相相武王。錢氏曰：武王保其厥士。李氏曰：士與熊羆。于以四方克定。貌。保其厥士。李氏曰：士與熊羆。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於音。皇以間之。問去聲。箋曰：周代也。今日多。方云有邦間之。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是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天命所以不倦者，由相相然。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數有豐年，是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天命所以不倦者，由相相然。



有威武之武王能保有其衆以用之於四方
而安定其國家故歎美其德昭明于天遂君
天下而代商也

相一章九句

齊音大封於廟也

箋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疏曰大封則所封者

廣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也祭統云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李氏曰宣王之時命孝公爲侯伯命之於夷官亦是不敢自專也爲天子者封功臣必告於廟爲諸侯者班爵祿亦在於廟衛之周治

既服將命則知亦在於廟然不知所任者非人也齊予也言所以

錫予善人也

疏曰武王大封功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李氏曰語云周有大齊善人是富。朱氏曰左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

文王既勤止

錢氏曰止語辭我應受之傳曰應當也敷時繹

思

朱氏曰敷布繹習也。錢氏曰繹紬也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

箋曰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繹思於音烏

武王既封諸臣於廟因戒勅之言文王勤勞

天下至矣我當而受之敷布其事而紬繹思念之不敢忘也敷言所思之廣也我自今以



往維求天下之安定而已此周之受天命也
又歎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之亦不可忘也
念文王創業之難及念上天安民之意則所
用皆善人可知矣

賚一章六句

般音繁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巡守音旬狩。蘇氏曰遊般也。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祚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中嶽無事故序不言漢書溝洫志云四瀆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為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

曹氏曰時適為武王巡守之頌則般頌成王矣
於皇時周於音烏。箋曰皇君也。陟其高山箋曰陟登也。陟陟音上。釋文曰陟山形狹長也。嶽嶽音駝之。上。釋文曰嶽山形狹長也。允允音允。信也。蘇氏曰嶽河大受衆水者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然則嶽河即逆也。敷天之下箋曰敷也。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敷敷音敷。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時周之命箋曰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為百神主也。

於皇時周於音烏。箋曰皇君也。陟其高山箋曰陟登也。陟陟音上。釋文曰陟山形狹長也。嶽嶽音駝之。上。釋文曰嶽山形狹長也。允允音允。信也。蘇氏曰嶽河大受衆水者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然則嶽河即逆也。敷天之下箋曰敷也。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敷敷音敷。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時周之命箋曰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為百神主也。

於皇時周於音烏。箋曰皇君也。陟其高山箋曰陟登也。陟陟音上。釋文曰陟山形狹長也。嶽嶽音駝之。上。釋文曰嶽山形狹長也。允允音允。信也。蘇氏曰嶽河大受衆水者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然則嶽河即逆也。敷天之下箋曰敷也。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敷敷音敷。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時周之命箋曰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為百神主也。

於皇時周於音烏。箋曰皇君也。陟其高山箋曰陟登也。陟陟音上。釋文曰陟山形狹長也。嶽嶽音駝之。上。釋文曰嶽山形狹長也。允允音允。信也。蘇氏曰嶽河大受衆水者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然則嶽河即逆也。敷天之下箋曰敷也。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敷敷音敷。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時周之命箋曰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為百神主也。

於皇時周於音烏。箋曰皇君也。陟其高山箋曰陟登也。陟陟音上。釋文曰陟山形狹長也。嶽嶽音駝之。上。釋文曰嶽山形狹長也。允允音允。信也。蘇氏曰嶽河大受衆水者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然則嶽河即逆也。敷天之下箋曰敷也。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敷敷音敷。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時周之命箋曰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為百神主也。

於皇時周於音烏。箋曰皇君也。陟其高山箋曰陟登也。陟陟音上。釋文曰陟山形狹長也。嶽嶽音駝之。上。釋文曰嶽山形狹長也。允允音允。信也。蘇氏曰嶽河大受衆水者也。今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然則嶽河即逆也。敷天之下箋曰敷也。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敷敷音敷。敷者摺也。傳曰敷也。時周之命箋曰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錢氏曰周之所以為百神主也。



山又及嶺然狹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嶽皆徧祭之高山墮山則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者也喬嶽則四嶽也又以誠信謀猶大河而祭之謀如載謀載惟謂討論其禮也徧天之下凡山川之神皆哀聚而昭對以祀之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爲神主也對者有對越無愧之意以天命在焉故也

般一章七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四

詩緝卷之三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魯頌

諸曰魯者少昊擊之墟也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是頌。疏曰脩泮宮春秋不書者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頃公



山又及嶺然狹長之小山與喬高之四嶽皆徧祭之高山墮山則祭法所謂山林丘陵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者也喬嶽則四嶽也又以誠信謀猶大河而祭之謀如載謀載惟謂討論其禮也徧天之下凡山川之神皆哀聚而昭對以祀之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爲神主也對者有對越無愧之意以天命在焉故也

般一章七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四

詩緝卷之三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魯頌

諸曰魯者少昊擊之墟也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是頌。疏曰脩泮宮春秋不書者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頃公





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脫漏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朱氏曰魯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夫子云魯之郊祀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程子亦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蓋不與其僭也然則刪詩之際何取乎此而著于篇乎曰者之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抑魯於天子禮樂有得用之文而是頌之作又嘗請命于天子而爲之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詠歌先祖之功烈也聖人於此以爲其文若可以無嫌者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

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當時列國大夫賦詩相屬及吳季子觀周樂於魯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通矣。曹氏曰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考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豫加於僖公歟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夫以諸侯而僖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能討而天亦吐之是以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禴鼠食郊牛角乃不郊襄元年春禴鼠食郊牛角定十五年禴鼠食郊牛角牛死皆致卜牛然則天之不畀其祀亦可見矣夫祭天子之大禮也而猶敢僭焉則其僭而作頌抑其次也

魯頌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由風而

雅雅而頌及其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
變至平雅遂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
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
詩也頌非所施於魯况頌其郊乎考其時則
非揆其禮則誅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
不刪其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歟是故雅
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
於亡也駟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
也

駟古獎

頌僖公也

疏曰舒緩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明生於不足也僖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

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疏曰僖以足用寬以愛民

為首引於經

無所當也

務農重穀牧于坰野

同音

魯人尊

之於是李孫行父請命于周

父音甫。箋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

春秋豈行父使人請之歟

而史克作是頌

箋曰

史克魯史也。疏曰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

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

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

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

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

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

六年

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

六年

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



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作闕官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孔氏考魯頌作於僖公身後非也今觀闕官等篇多未有所實而願其如此如曰俾爾耆艾黃髮兒齒晬然為生前祝頌之辭蓋生前作之後乃聞之天子以文過耳未必得請而後作也牧馬一事耳頌於何有

馬駟牡馬傳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在坰之野傳曰坰遠野也邑外

曰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云以官田牛田賞由牧田任遠郊之地。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詩言務農重穀但觀牧馬程子曰薄言於遠方之地則可見矣薄言駟者發語辭。劉氏曰薄言者駟音聿。釋畜曰駟馬駟言之而已有驕有皇驕音聿。釋畜曰驕馬白跨驕黃白皇跨苦化反。疏曰孫炎云驪黑色郭璞云跨驕間有驪

有黃傳曰純黑曰驪黃驪曰黃。疏曰其驪與所跨據之處。皇解見東山驛比陸二音有驪

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象時之色赤色也黃驪謂黃而雜赤色者以車彭彭如音翻考見出車。蘇氏思無疆曹氏曰思無疆出車解曰彭彭壯盛也



思馬斯臧

箋曰臧善也

有駟駟然腹幹肥張之牡馬其牧養之乃在遠野之垆不以妨農也略言其駟駟者是何馬乎乃有駟皇驪黃之四色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壯盛此由僖公思慮廣大無疆所思乃至於馬牧之得所而馬思善然僖公未能思無疆也

駟駟牡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

駟音

音丕。釋畜曰蒼白雜色駟黃白雜毛駟。郭璞曰駟即今駟馬也。駟今之挑華馬也。疏曰

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色之毛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駟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有駟有駟音其。傳曰赤黃曰駟蒼祺駟為純赤色上云黃駟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駟謂赤而微黃駟者黑色之名蒼祺曰駟謂青而微黑以車伾伾音丕。傳曰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曹氏曰思無期言其思之久也。思馬斯才朱氏曰材力也。

駟駟牡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

駟音

音洛。釋畜曰青驪驪驪白馬黑鬣駟駟音鄰郭良忍反。疏曰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色有淺深班駟隱鄰今有駟有駟音連錢駟也鬣謂馬之鬣也。有駟有駟音作駟雜音洛。傳曰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雜。疏曰駟雜兩雅無文駟為赤色若身鬣

俱赤則駢馬故赤身黑以車繹繹音亦。傳曰

駢日駢即今之駢馬也駢音亦。箋曰駢也思馬斯作蘇氏曰作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音駟

音遐。釋畜曰陰白雜毛駟形白雜毛駟。孫

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駟今之泥駟也形赤

也。有驛有魚驛音驛。傳曰驛爾雅無文驛者

膝下之名謂毫毛在脣而白長。釋畜曰似魚目以

車祛祛祛起居反。傳曰思無邪朱氏曰詩三百

思無邪蓋取諸此。蘇氏曰昔之為此詩者則

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

以取之蓋思馬斯徂箋曰徂

新章云爾。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箋曰有道者以

也。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禮義相與之謂

有駟止述燕飲序辭衍矣

有駟有駟傳曰駟馬肥彊貌。詩記駟彼乘黃

乘去聲。疏曰四風夜在公箋曰早起夜寐在

馬曰乘黃黃馬也。夙夜在公於公之所。錢氏

曰在公。在公明明李氏曰職振振鷺振振解見

鷺于下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能自脩潔翔集有

鼓咽咽音淵。傳曰鼓聲之深長也醉言舞錢氏



語助。蘇氏曰：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鶩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于胥樂兮。樂音洛。箋曰：于於也。胥皆也。

有駟然而肥強者，維何乎？其駟然肥強者是彼一乘之黃馬也。連言有駟，非一馬也。馬肥強則致遠，喻臣壯盛則勝任也。其臣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相與脩明其職，言忠勤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來燕者皆脩潔而有威儀，如振振然羣飛之白鷺，翔集而來下也。燕樂之時，鼓聲咽咽然深長，其醉者或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之間皆喜樂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牡。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夙夜在公在

公飲酒。箋曰：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箋曰：飛喻羣臣。

醉欲退也。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駟有駟，駟彼乘駒。音駒。釋畜曰：青驪駒。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

璞曰：駒，今之鐵驄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箋曰：載之言則也。自今

以始，句歲其有君子有穀。句。箋曰：穀善也。詒孫子于

胥樂兮。



羣臣既燕而祝頌其君以爲自今以始歲事
其當豐稔君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孫子於
是君臣皆喜樂也

有駮三章章九句

泮水

泮音判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曹氏曰泮宮闕宮皆魯所舊有

僖公因而脩之非天功業故春秋不書

思樂泮水

樂音洛。王氏曰思語辭也。傳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雍諸侯泮

宮。箋曰辟雍者築土壅水之外圉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疏曰辟雍者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壁釋器云肉倍好讓之壁孫炎

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壁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雍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也泮宮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蓄水本以節觀者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好去上二聲冬官玉人注云璧薄采其芹音勤。箋曰芹水魯侯戾止工臣

傳曰戾至也

言觀其旂其旂

音旆。李氏曰旂

曰旂旂草葉多貌旂

鸞聲噦噦

音誨呼會反。錢氏

下垂如葉之多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箋曰于往也邁

漢明帝開辟雍冠帶摺紳之人

魯人以僖公能脩泮宮而喜之言樂哉此泮



水我往觀之而采其水中之芹也非以采芹
爲樂樂其脩泮宮而託采芹以言之也僖公
來至此泮宮我則觀其所建之旂其旂棧棧
然飛揚其鸞鈴之聲噦噦然有節稱其儀物
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辭如所謂聞車馬之音
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國人無勿
無長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以觀行禮言人
心翕然樂從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音早。藻解見召南采蘋

魯侯戾止其

馬躑躅

音躑。躑言強盛也

其馬躑躅其音昭昭

音昭

李氏曰見其聲音之好音者聲也。今曰孟子云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載色載笑。傳曰色溫潤也。王氏曰載色載笑。洪範所謂而康而色也。黃氏曰即之也。溫。匪怒。伊教。曹氏曰猶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僖公在泮宮笑語其聲音昭昭然明亮載色
而和載笑而樂未嘗有怒唯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

音卯。曰茆萐也。陸疏云茆與荷葉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

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
可漚滑羹江南人謂之萐菜或謂之水葵諸
泮水中皆有。曹氏曰醢人有茆菹糜醬以爲



朝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疏曰天長與之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服也醜衆

僖公既來至泮宮則與羣臣飲酒既飲美酒
皆祝頌僖公願天長錫之以難老之福順從
長遠之道以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

穆穆魯侯疏曰穆穆美也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箋曰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假音格。朱氏曰假感格也烈

祖周公也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穆穆然美者僖公也能敬明其德又敬謹其
威儀內外皆善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
矣信有武矣昭格於功烈之祖周公伯禽也
僖公所行無不盡其孝道以此得福乃自求
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

虎臣矯居表反。箋曰矯矯武貌。今曰矯矯王之造字異音義同。在泮獻馘

音國。解淑問如皐陶音遙。箋曰淑善也。在

泮獻囚傳曰囚拘也。疏曰善問獄者是不服之

人須武臣之力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



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
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如臯陶者獻之
有明明之德者僖公也能益明其德既作泮
宮之後將伐淮夷而服之有矯矯然威武如
虎之臣於此泮宮獻其所已殺而截其左耳
以爲馘者又有善問獄之臣如臯陶者於此
泮宮獻其所生執而囚之者古者受成于學
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人
因其脩泮宮可以爲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
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李氏曰夫人心可謂廣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

也惟其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釐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惟其寬厚未嘗褊躁此其心所以廣
相相子征 傳曰相 狄彼東南 文曰狄遠也釋

也。王氏曰攘而逃之。蘇氏曰古狄逃遠。丞

曹氏曰敵人畏而遠之。箋曰東南斥淮夷。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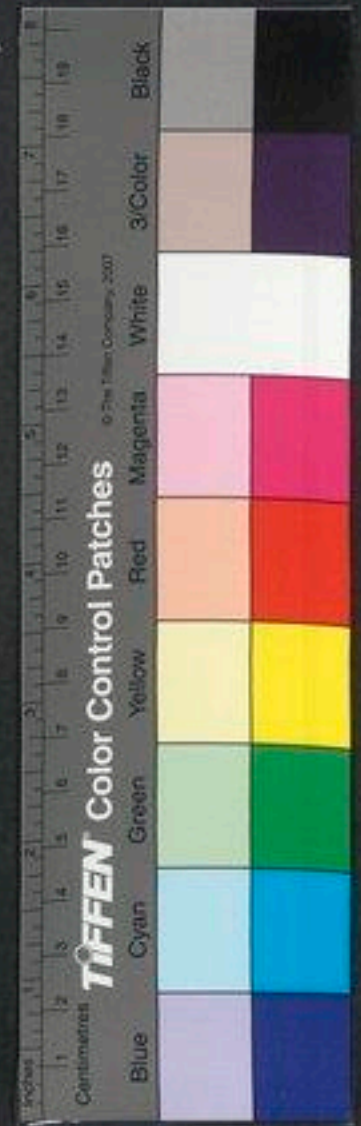
丞皇皇 箋曰丞丞猶進也。李氏曰皇皇大

其合衆而爲也。曹氏曰其並進而嚮敵也。丞丞然

大也皇皇然 不吳不揚 見吳如字又音詒。吳解

揚也。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鄭皇
不告于訥 音凶。箋曰訥訟也。李氏曰左

頡之爭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成因皇頡公子圍
立因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



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
顛遇王子弱焉蓋爭其功者戰士之常也僂倖
一勝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賞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在泮獻功

濟濟然衆盛之多士能廣大其德心並無褊
躁忿爭之失相相然有威武之容而往行征
伐攘遠彼東南之淮夷使之不得侵近邊境
此多士勇於嚮敵烝烝然而進其勢之合皇
皇然而大不吳而誼譁不揚而輕浮無有告
於治訟之官者無爭訟也唯在泮宮之內獻
其戰功而已

角弓其觶

音求。觶曰觶然言持弦急也。蘇氏曰弓健貌。

束矢其搜

音蒐。傳曰五十矢為束。疏曰孫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孫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同冠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形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其發則搜然而勁。戎車孔箋曰搜然言勁疾也。蘇氏曰矢疾聲。戎車孔博朱氏曰博徒御無斃。蘇氏曰無厭倦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箋曰淑善也。式固爾猶。箋曰猶謀也。淮夷卒獲。

言角弓觶然而健一束五十之矢皆發之其



聲搜然言勁疾也其戎車甚博大徒行者御
車者皆兢勸而無厭倦故能克勝淮夷甚善
而不逆者兵凶戰危疑於逆而不善今僖公
伐所當伐以順而動也自今益審固其謀猶
則淮夷可以盡獲也皆頌禱之辭

翻彼飛鵙

翻音篇鵙音遙。傳曰翻飛鵙貌。日鵙怪頭也。解見陳墓門。

集于

泮林

泮水之林

食我桑黓

音甚字亦作甚。傳曰黓桑實也。

我好音

歸也

憬彼淮夷

憬河之上。李氏曰說文云憬覺悟也。

來獻其琛

勅金反。傳曰琛寶也。

元龜象齒

傳曰元龜尺二寸。疏曰

不盈尺不為寶

大賂南金

賂音路。傳曰賂遺也。南謂荆揚也。遺音

位。箋曰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荆揚貢金三品。疏曰左傳襄二十五年晉師

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

金三品彼注云銅三色王帶以為金銀銅

有翩然而飛者惡聲之鶚鳥今來集止於泮

水之林食其桑實乃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

喻淮夷慕泮宮之化改惡從善也淮夷世為

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

以為淮夷亦將來慕也能悟覺而從化者彼



淮夷也今就魯國獻其琛寶有尺二寸之大龜有象齒又大遺以南方之金亦頌禱之辭

泮水八章章八句

闕宮

闕音

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箋曰宇居也。疏曰

謂土地居處也。蘇氏曰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李氏曰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示誇耀不亦過乎。黃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伐邾者四敗莒。漢項者一此魯之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威公方稱伯王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春秋所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報莒項之小國至於所伐大國皆齊晉王兵。則齊戎狄懲荆舒奄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公果有是乎。

闕宮止為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

禱之辭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

宇一語以題之非事實也

闕宮有恤

音恤。傳曰闕閉也。恤清靜也。朱氏曰闕深閉也。呂氏曰闕宮魯廟

非姜嫄廟也。

實實枚枚

蘇氏曰實實鞏固也。傳赫赫顯著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

箋曰彌終也。終十是生后稷降

赫赫顯著也。

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是生后稷降



呀

卷三十五

之百福

曹氏曰后稷以此開國以至

黍稷重穆

重平聲

穆音六。今考重

植稗菽麥

植音植稗音雉。傳

字亦作稗

穆字亦作稗

稗稗菽麥

稗音植稗音雉。傳

曰先種曰

植後種曰稗。疏曰重穆稗稗生熟

早晚之異

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稗後種曰稗當

謂先種先

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

七月傳曰

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

農注云先

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

稷是傳亦

畧而不言其傳與此互相明也

下國

朱氏曰堯封之也

俾民稼穡

有稷有黍

有稻有秬

音巨。箋曰

奄有下土

劉氏曰奄有下國書言

如黑黍也

後稷建邦啓土是也夫

如是則民

附之而無此疆爾界矣故能奄有下

上也語言

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也

以原其始

奄有下

績禹之緒

傳曰績業也。錢

氏曰至武王遂能

所以要其終

績禹之緒

氏曰至武王遂能

績禹之緒

氏曰至武王遂能

奄有天下
績禹之業

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

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

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也魯之羣廟其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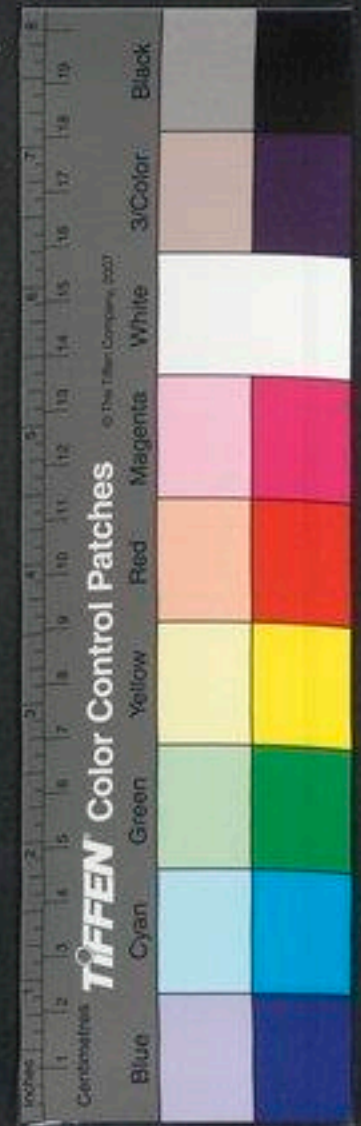
深闕血然清淨又實實然鞏固枚枚然細密

既言其廟遂推本周家所由興言赫赫乎顯

著者姜姓之妣名嫄也其德不回而有常天

用是憑依其身使之有子無災殃無患害彌

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其所生者乃是后稷



天降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黍有稷有先
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穆先種先熟之植
後種後熟之稗又有菽與麥以此覆有下國
而受封於郃使民知稼穡之道也復申說其
事有稷黍稻秬後世脩后稷之業遂有天下
繼禹之業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大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箋曰翦斷也大王音王迹故云是始翦商斷音短至于文武續大王之

緒致天之屆音戒。王氏曰屆至也。今曰小弁不知所屆于牧之野

無貳無虞箋曰虞度也上帝臨女音音堆敦商之旅敦音堆

徐如克咸厥功箋曰敦治也旅衆也咸同也。今曰敦商謂治而正之言伐商

也伐商之衆謂我之士衆旅猶敦琢其旅之旅也十亂一心三千同德是也同其功謂共成其功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自幽而來居於岐山之
南民往歸之初有王迹實始有斷商之萌兆
也至于文王武王續繼大王之緒業前乎此
天雖眷周而大命未至及牧野之戰天命至
矣實文武之德有以致之故曰致天之屆于



牧之野也唯天命已至故武王無有疑貳無

有虞度上帝實臨之上順天心也與伐商之

群衆同其功下順人心也豈武王之私欲哉

王曰叔父

傳曰王成王也。箋曰叔父周公也。

建爾元子

傳曰元子。

李氏曰

元子封於魯其餘則凡將邢茅胙祭焉祭音再。

俾侯于魯大啓爾

字

傳曰字居也。今日箋謂封以七百里今不從。王氏曰孟子云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僉於百里。李氏曰爲周詩人言大啓爾字不過諸公侯方百里耳。

室輔乃命魯公

箋曰魯公伯禽也。

俾侯于東

箋曰東東藩魯國。

錫之山川

傳曰錫于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

土田附庸

傳曰錫于土田附庸。

氏曰孟子云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疏曰論語云夫類史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類史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李氏曰春秋之時有郊國亦魯之附庸也。

公龍旂承祀

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也。龍旂承祀不建太常猶不敢全僭天子禮也而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

六轡耳耳

六轡解見駟鐵。

春秋匪解

音解。

皇皇后帝

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

享祀不忒

箋曰忒變也。李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稷享以騂犧

傳曰騂赤也。犧純也。箋曰魯郊祭天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

日差

日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皇祖后

日差也。李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日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享祀不忒

箋曰忒變也。李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日差

皇祖后

日差也。李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日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享祀不忒

箋曰忒變也。李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日差

皇祖后

日差也。李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





牛純色與天子同也。

李氏曰祭統亦云昔者

周公

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李氏曰祭統亦云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伊川嘗謂說者以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亦人臣所當為之。天下之事非人臣為之而誰為之。以此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為之。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謾其禮春秋以為魯而詩乃以為美。則知所美非美也。左氏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先帝而後稷也。夫先天而後稷。固足以為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可以為禮乎。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上。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

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於四。无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為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詩故曰魯之郊。亦不謾其廢禮。知魯之郊自僖公以下。不書得謂成王以錫周公乎。公羊云。魯郊非禮也。是饗是宜也。劉氏曰。言其安而適之。降福既多。周公皇祖。箋曰。此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箋曰。載

疏曰。毛夏而福衡。傳曰。福音福。釋文曰。福通也。以爲則。夏而福衡。傳曰。福音福。設牛角其福之也。

福衡以牛角爲其衡。解人也。秋嘗而夏則養牲。物新成尚之也。疏曰。地官封。白牡。駢剛。傳曰。

人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白牡。駢剛。傳曰。

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疏曰。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

朱經堂

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牲也周公死
有王禮謀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
故從周制說文云剛特也白犧尊將將犧王如

河反將音鏘。朱氏曰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
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疏曰將將盛美

毛包載美

也。疏曰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去其毛而
和銅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太古之羹

和銅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太古之羹
銅羹謂盛之銅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鬲徐廉

反字亦作燂。遵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
曰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楛殷以

想周以房俎注云梳斷木為四足而已。殷謂中
足為橫距之象。棋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

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周語云

稊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
燕享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

全烝宗廟之祭。禘房烝耳。明堂位稱祀周公於
太廟。俎用梳。載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

房也。梳音欬。熾音緘。棋音矩。撓音擾。跗音孚。
舞洋洋。今曰詩記以萬舞為二舞之總名。解見

多也。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熾音熾。尺志反。
也。俾爾壽而臧。氏曰壽而好德也。保彼東方。箋

也。保安。魯邦是常。箋曰常。不虧不崩。疏曰虧損也。
也。曰虧崩皆謂毀壞也。曹氏曰不虧不震不騰

則如月之常盈不虧則如山之常固。不震不騰
傳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皆

不安之意。曹氏曰不震則如地之常靜不騰



則如水

三壽作朋

笑曰三壽三卿也

如岡如陵

此說封魯之事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今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女之土宇言封以百里爲周家之藩輔也既告周公乃策命魯公伯禽使爲侯於東方之魯國賜之以境內之山川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又賜之以小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至於今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

耳然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獻享祭祀無有差忒皇皇至大之天帝及君祖后稷獻享以騂赤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而饗之安而宜之其降與之以福既甚多矣非特天與后稷降之多福而周公與君祖伯禽亦福於女僖公矣復說祭祀得禮之事將於秋而始嘗祭先於夏而豫養牲其所養之牛設橫木於角以逼之謂之楅衡令其不得舐觸人也所養者是祭周公白色之牡牲與魯公赤



味

之言

五

孟子所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則無綠有千
乘也若以明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則又不啻有千乘司馬法之言既不合於
孟子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今日魯頌多
夸大之辭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朱英綠滕**
疏曰絲經而朱染之以為弓之英飾也。滕繩也。
編小戎竹閉紐謂約之以繩非劍滕為繩。
二矛重弓傳曰重弓重於中也。公徒三萬
箋曰大國三軍合三萬者舉成數也。疏曰今
以春秋驗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
三軍明以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作中軍鄭
以周公伯禽之法故以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
軍耳。李氏曰天子之國不啻有三萬公徒所用者
惟大軍而已使樂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用
三萬而已。

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復用之哉此天
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
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與其國所以有公
徒三萬觀詩曰大啓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豈
得無三軍即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
三軍者則以魯國三鄉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
為已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貝胄朱綬音綴又音
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貝胄朱綬以朱綬綴之。疏
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為胄
之物故知以貝為飾朱綬綴直謂。烝徒增增傳曰
赤綬耳謂以朱綬連綴甲也。烝徒增增傳曰

也。戎狄是膺。當也。荆舒是懲。疏曰楚一名荆
也。箋曰懲艾則莫我敢承。傳曰承止也。李氏
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而懲荆
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辭如是之重複者蓋

未

祝頌之辭其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

背解見壽胥與試箋曰胥相也。曹氏曰老人髮白而更黃背發如鮐魚皮

如是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俾爾昌而

大俾爾耆而艾五蓋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公之兵車有大國千乘之賦矣每一車上皆

有三人右人持矛其矛有朱色之英飾左人

持弓其弓有綠色之繩滕約之此朱英綠滕

者是二矛重弓也必二必重者備折壞也又

公之徒眾有三萬人矣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

數也此徒眾其胄以貝飾之其甲又以朱綫

連綴之進行之徒增增然眾多西戎北狄有

來侵者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以此

懲創之無有於我敢禦止之者此皆頌祝之

辭也又祝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壽考而富

足又髮有黃色背有鮐魚文之壽者相與試

其才以為之用欲其所用皆老成人也又重

慶之使汝昌而且大使汝耆壽而且老艾萬



有千歲得秀眉之壽而無有患害也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

泰山巖巖疏曰泰山在齊魯之間二國皆以為望也魯邦所詹傳曰詹至

也奄有龜蒙箋曰奄覆也。傳曰龜山也蒙山也。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

東傳曰荒有也。箋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至于海邦箋曰近海之國也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又奄

有龜山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

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為異凡此東

方之國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僖公之功

也願之之辭也

保有鳧繹鳧音符繹音亦字又作嶧。傳曰鳧山也繹山也。疏曰禹貢徐州嶧陽

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遂荒徐宅傳曰宅居也。曹氏曰禹貢徐州之地而

魯宅之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音陌及彼南夷疏曰南夷謂

荆楚傳曰若莫不率從莫敢不諾箋曰諾應辭也魯侯是若

順也

僖公又安有鳧山繹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

信公又安有鳧山繹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



于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
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
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令唯魯侯僖公之
是順此亦願之之辭也

天錫公純嘏

音假。箋曰純大也。受福曰嘏。

眉壽保魯居常與

許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曰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嘗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疏曰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桓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公羊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春秋於僖公之世

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朱氏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

魯人以此復周公之字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氏

曰僖公娶於齊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

受祉黃髮兒齒

兒首倪字書作覲。箋曰兒齒亦壽也。釋文曰兒齒齒落更

生細者

言天賜僖公以大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守

魯國又能居常邑與許邑以復周公之故居

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僖公燕飲而喜

樂內有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又外有大夫衆



士與之相宜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既多
受其福又有黃色之髮落而更生之齒皆壽
證也此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
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

傳曰徂來山也

新甫之柏

傳曰新甫山也

是斷是度

斷音短度音鐸。是尋是尺。尺傳曰八尺曰尋。松楠有

馬

傳曰路寢孔碩。碩傳曰路寢正

碩大

也。碩傳曰新廟。公廟也。箋曰

廟也。疏曰奕奕廣大也。

奚斯所作

疏曰奚斯公子魚也。

碩

曼音萬。傳曰曼長也。

萬民是若

○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曰奚斯作者教護獨功課章程也。孔曼且

僖公於是乃脩造寢廟取徂來山之松新甫

山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用八尺之尋十寸

之尺以量之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椽楠有焉

然而大為君之正寢甚寬大而碩又作新廟

奕奕然廣大此寢廟乃是公子魚所作謂監

護工役之事也此寢廟甚長曼而碩大萬民

以為順無咨怨不憚勞也。新廟或以為閔



公廟或以爲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爲新作之或以爲脩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脩舊之說得之

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
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五

詩緝卷之三十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商頌

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至湯則受命武王封微子啓爲宋公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詩則得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盟音孟。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張子云商頌之辭



公廟或以爲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爲新作之或以爲脩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脩舊之說得之

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
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五

詩緝卷之三十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商頌

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至湯則受命武王封微子啓爲宋公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詩則得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盟音孟。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謬矣張子云商頌之辭





粹。曹氏曰契為堯司徒敷五教賜姓子氏封
 之於商今上雒商是也。在漢屬弘農郡十四世
 而至湯凡八遷都湯始居商丘後徙居亳從先
 王居蓋帝嘗嘗都之也。自湯十九世而至盤庚
 其間又復五遷盤庚始居河北其後遷河南復
 居亳之版地即湯之故都也。後世或稱商或稱
 殷或兼稱殷商先儒謂商有三亳二在梁國一
 在河洛之間故穀熟為南亳湯所都也。蒙為北
 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所謂河
 洛之間盤庚所遷也。按九域志云今南京有亳
 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從都之有高辛城
 有帝嚳高辛氏廟有湯廟有伊尹冢南京去亳
 三十里則比亳其是歟。其後武王伐紂成王黜
 殷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主殷祀宋即商丘唐
 火正闕伯之墟契孫相土因之湯亦嘗居焉。後
 雖遷都於亳而商丘寔為湯後且合於契初受
 封之號故稱商云。解頤新語曰或者謂周成
 王始封熊繹於荆至周惠王之時魯僖公元年

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欽假此以實
 韓氏宋襄公之說殊不思荆自帝嚳九州已有
 荆州之名至禹貢分別山川則荆反衡陽為荆
 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
 西蓋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
 故以荆楚別荆岐耳。既自古有荆孰謂周封熊
 繹始有荆哉。

那乃河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疏曰凡十君

君是微子之後其間禮樂廢壞箋曰禮樂廢壞

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有
 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有

正考甫者疏曰孔子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

師大音泰。譜曰周用六以那為首疏曰祀成

天國本二

也大師先以猗與那與猗音伊與音余。潛箋
 那為首矣。猗與那與日猗與歎美之辭。猶言
 美哉也。傳曰那多也。置我鞀鼓置如字。鄭作
 朱氏曰置陳也。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
 樂三闕然後迎牲。即此是也。傳曰鞀鼓樂之
 所成也。疏曰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
 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祝鞀皆所
 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鞀也。曹氏曰置則方設
 之而已既設而奏之春官小師掌教鞀祝敵填
 簫管弦歌又賦職凡樂事播鞀擊頌磬笙磬皆
 以鞀為先鄭康成注大射禮云賓至則搖鞀以
 奏樂故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如字。奏鼓簡簡
 將之是以商人亦首奏焉頌如字。奏鼓簡簡日
 簡簡和大也。今衍我烈祖日衍和之去聲。傳
 日執競降福簡簡日湯湯孫奏假音格毛如字。傳
 是殷家有功烈之祖。湯孫奏假歐陽氏曰湯孫

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湯孫
 不知所斥者何王爾。今日傳謂湯為人子孫
 今不從。朱氏綏我思成箋曰綏安也安我心
 日假感格也。綏我思成所思而成之謂神明
 來格也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嘗齊三日乃見其所
 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
 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
 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鞀鼓淵淵王氏曰淵
 謂思成齊音齋儼音愛。鞀鼓淵淵淵深也深
 以言其遠。嘒嘒管聲清亮也。王氏曰細也既和
 且平依我磬聲傳曰依倚也。王氏曰設尚聲
 相依玉磬尊故異言之。疏曰磬非樂之主而
 云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書云憂擊
 鳴球謂玉磬也。朱氏曰玉磬堂上升歌之樂
 也張子云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也其



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蓋鞀鼓管於赫湯

簫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玉磬之聲

孫於音烏。歐陽氏曰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

穆穆厥聲箋曰穆穆美也。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庸鼓有數

然盛也。解見靈臺。箋曰歌歌然有次序。

萬舞有奕音亦。萬舞解見邶簡兮。今曰毛鄭以奕為閑習王氏以為綴兆衆大

今從王。奕解見車攻。我有嘉客箋曰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亦

不夷懌也今曰夷平懌悅也。自古在昔錢氏曰自古謂古已後也。在昔謂今已前。

予烝嘗疏曰秋嘗冬烝。湯孫之將蘇氏曰將奉也。曹氏曰自古在昔先民

有作者先王有作於前也。顧予湯孫也。

商人尚聲故猗與那與歎而多之美其設此

鞀鼓也鞀雖小鼓所以節樂故首言之既設

此鼓而後奏之簡簡然其聲和大以衍樂有

功烈之祖成湯也時王湯孫奏樂以感格于

祖考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

不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其

鞀鼓之聲淵淵然深其管聲嘒嘒然清亮皆

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此玉磬之聲也歎美此



赫赫成湯之孫其作樂祭祀之時其聲穆穆
然美鏞與鼓數數然盛為萬舞者奕奕衆大
二王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亦不平夷悅懌
乎先民猶言前人也作承上文謂作樂也言
聲樂之盛非今日始作之乃古昔之時前人
所作也謂湯之功大人聞其樂而悅懌其來
久矣今溫恭於朝夕之間執事必敬以省眡
烝嘗之祭者乃湯孫之所將奉也謂湯之澤
無窮故子孫世世奉祀焉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箋曰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

復興故表顯之號

為中宗。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

嗟嗟烈祖

補傳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乃近於文

矣。箋曰功烈之祖成湯。

有秩斯祜。音戶。疾。今日那行我烈祖亦成湯。

常也。蕪氏曰秩秩無窮之福。箋曰祜福也。

申錫無疆。傳曰申及爾

斯所

箋曰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朱氏曰斯所猶言此處也。

今日及猶與也。猶

既載清酏。音戶。傳曰酏酒也。賚我思

成

傳曰賚賜也。亦有和美。箋曰和美者五味思成解見那。





少名

入言

王

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亦然故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燂闕展二音齊
 音劑又如字。曹氏曰劑羹也。詩故曰祭之
 物備矣其曰和羹則合衆味而成者惟羹為然
 既戒既平朱氏曰戒宿戒也平平和也。詩記
 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變
 此所謂既載清酌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醢
 假無言也。箋曰假至也。今日玄鳥四海來
 假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軋錯衡音
 祁。解八鸞鶴鶴音銜。箋曰鸞在鸞四馬則
 見采芑。疏曰鄭於秦風駟鐵之箋云置鸞於
 鐘異於乘車禮記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

必在衡而此云鸞在鐘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
 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鐘以示不敢
 也。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蘇氏曰溥且大也。
 天命自天降康箋曰下平豐年穰穰如羊反。
 溥將自天降康安之福。豐年穰穰執競傳曰
 穰穰衆也。疏曰穰穰每物豐多也。朱來假
 氏曰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來假
 來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者來助致
 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致饗
 也。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疏曰中宗之
 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之子孫亦是湯孫也
 亦是湯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之常福以申錫後
 人之無窮也時祀中宗故以此所指中宗故

及爾中宗者謂湯創之中宗興之商祚久長
皆湯及爾中宗爲之也以中宗配創造所以
大中宗之功也今我祀中宗之時旣載清酒
於樽以酌獻故神明賜我所思而成之謂其
來格也亦有和羹其事旣戒謹而不苟其味
旣和平而適宜執事之臣總至而無譁又不
交侵其職位以有紛爭所以神明安我以眉
壽黃耆之福也諸侯來助祭者其車以皮纏
約其軹又有文錯之衡其八鸞之聲鶴鶴然

和以此格神以此獻神我時王受天命廣大
天降以康安之福使豐年黍稷之多穰穰然
也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爲降康亦謂之康
年也以格神而神來格以享神而神來饗降
以無窮之福也今省顧烝嘗之祭無所不致
其謹者乃湯孫之所將奉辭與那頌同而意
各有所主那美湯此詩美中宗謂湯之子孫
世世奉烝嘗之祭者以中宗中興之功也

列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

卷之三

玄鳥祀高宗也

箋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鳴雉之異又懼而脩

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此詩祀高宗而先述祖德謂其能中興不墜

先烈也

天命玄鳥

傳曰玄鳥鳥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李氏曰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降而

生商

傳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

玄鳥至而生商。箋曰契有功封商。疏曰記其所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

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宅殷土芒芒。日

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益以廣大。古帝

命武湯

箋曰有威武之德者成湯

正域彼四方

今日以四方為疆域

命厥后

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朱氏曰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

命奄有九有

傳曰九有九州也。箋曰商之先后

受命不殆

疏曰先受命不殆危也。在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毛音升鄭音去聲。疏曰毛以

龍旂十乘

去聲。龍旂解見出不勝任之也。龍旂十乘者二

大禧是承

禧音熾。箋曰禧黍稷也

邦畿千里

傳曰畿維民

侯莫不助祭

于京師

所止

曾氏曰人於其所歸則止焉商肇域彼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之也

四海

疏曰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

朱氏曰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四海來假

音格。箋來假祁祁箋曰祁祁景員維河音圓

鄭音云。傳曰景大也真均也。朱氏曰河商

所都如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遠即此河也景國

維河則以諸侯輻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上濁

湊而至于河也

日謂禘夏天之多福

契母簡狄於春分玄鳥至之日祈于高禖而

生契故推本言之謂殷之興非人所能為也

乃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契封於商

其後因之以為一代有天下之號言生商謂

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

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芒芒

然廣大謂湯也始居亳殷也古者上帝命其

威武之湯令其正域於四方謂以四方為界

域天下一統也湯承帝之命乃隨其方以施

命令於諸侯遂覆有九州即所謂域彼四方



以四方爲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
天意也先后卽成湯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
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故言成
湯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爲人
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又言武丁所以能爲
人之孫子者以有威武之王德無所不勝任
故當時諸侯服從皆來助祭有建龍旂者十
乘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諸侯奉承而進
之也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謂二王後及

八州之牧也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
所安止也言民志定也湯本以四方爲域今
言始以四海爲域者殷道中微侯國有畔者
故疆土非先王之舊至高宗中興始復之也
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心安定則四
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故四海皆來朝覲其
至也祁祁然而多河都有廣大均平之象諸
侯輻湊則京師氣象盛大於是總美殷家前
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何天之百



時經堂
福謂成湯至高宗也。或以武丁孫子爲武
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
德義未爲安况武丁之後無顯王乎。今考
自湯至盤庚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
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亳囂皆在河南
相耿皆在河北自盤庚之後傳三世至武丁
又傳四世至庚丁凡八世皆居亳庚丁之子
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
亳有三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
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
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禘音第。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氏曰雖序以爲禘大祖周無四

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橫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嘗。呂氏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時有慶集之。懽死應備合食之禮。故時祭之外復爲禘禘也。虞夏商皆以間歲爲之。周則五年而禘。哲維商。李氏曰猶書所謂禘也。再盛祭。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福。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長



發其祥

箋曰長猶久也久發見其禎祥矣

洪水芒芒

傳曰洪禹大也

敷下土

呂氏書說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規畫既定然後用工

方外大國

是疆

謂曰諸夏為外。疏曰對京師為外也疆言契而已乃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

帝堯

皆有大有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幅隕

既長

幅音福隕音圓徐音雲。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疏曰幅如布帛之廣也禹平治水

土中國

既廣有娥方將

生商

今曰子女也。大明大邦有子。疏曰天為

賢而生有

商國也

有深濬明哲之德者維我商家也久發見其

興王之祥矣時未興王其祥先見也蓋自洪

水芒芒禹分布下土而治之其方外諸夏之

大國皆畫其疆界各正其守使中國廣大均

平而且長遠當此之時契母有娥氏之國方

大而天為之立其子簡狄使之生商商者一

代有天下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

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此非祥之久

發見乎





玄王相撥

傳曰玄王契也撥治也。疏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與玄王為契

明矣國語又云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是其為王之祖非追號為王也。歐陽氏曰書

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

也。蘇氏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率履不越王氏

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曰循

行無所踰也。錢遂視既發相土烈烈。相去聲

氏曰不越於道。海外有截。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

烈烈威也。海外有截。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

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疏曰相土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

今云海外有截故知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也僖四年左傳管仲說太公為王官之伯云五

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分主東西則威加一

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四海言之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

也王肅云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與鄭異

玄王尊契之稱玄者稱其德之深微也契相

武而能撥治受小國大國皆能達其道無往

不宜循行於道無所踰越從容中道也斯民

遂視傲之而發發矣契之孫相土入為王官

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海外率

服截然整齊

帝命不違

蘇氏曰

至于湯齊

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

湯降不遲

傳曰不遲言疾也。蘇氏曰湯之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聖敬

日躋

傳曰躋升也。李氏曰湯能降已不遲故德日進

昭假遲遲

假毛音格

音

上帝是祗

箋曰祗敬也

帝命式于九圍

傳曰九州

也。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

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

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

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爲

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

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

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

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覬倖故唯上帝

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爲法於天下

使爲王也

受小球大球

音求。傳曰球玉也。王氏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瑞也

爲下

國綴旒

綴徐張衛反本音輟。箋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結定其心如旌旗之

也。襄十六年公羊云若若贊旒然言諸侯反繫





呀

又

十

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旒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旒旗云練旒九是旒旗垂者名為旒也何天之

休何上聲不競不綈音求。箋曰競爭不剛不柔

敷政優優傳曰優優和也百祿是道慈秋反。傳曰道聚也

湯受小國大國所贄之瑞諸侯心繫天子如

旌旗之旒綴著於繆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

以負荷上天之福也湯又不爭競不急躁不

太剛猛不大柔弱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

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恭。王氏曰小國大

惟正為下國駿厖駿音峻一音俊厖莫邦反。

曰小國大國共貢賦所以享上也然皆出於民

力惟薄取之而不使其傷財害民則厚下之道

也何天之龍鄭作寵如字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

不竦難奴版反。傳曰百祿是總

湯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

天下非謂既受而復散之也故能何天之榮

寵又陳進其勇不震驚不搖動不難恐不竦

懼毅然以天下自任此百祿所以總而歸之

也

武王載旆

蕭氏反。疏曰載其旌旗。

傳曰武王湯也。旆旗也。曹氏曰載旆則指其所伐之國也。

有虔秉鉞

音越。補傳曰虔敬也。如

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王曰曷者誰何之謂也。苞有三蘖

反。傳曰苞本也。藥餘也。朱氏曰藥旁生萌藥也。言一本生三藥本則夏桀藥則韋也。顧也

吾夏桀箋曰韋系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則同時誅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箋曰齊韋顧既伐昆

有威武之王成湯載其旗旆虔敬以秉持其

鉞恭行天討也

其威勢如猛火烈烈之盛莫敢誰何者一本生三蘖桀為亂首韋也顧也

昆吾也以惡相濟然莫能遂達其惡於是九州截然齊一以歸于湯湯則先伐韋顧次伐

昆吾夏桀也

昔在中葉

傳曰葉世也。有震且業

疏曰震懼也。傳

有考見常武。錢氏曰書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且業也。允也天子降予卿士

箋曰下子之卿

也。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實維阿衡

傳曰阿衡也。卿士又解見上月之交



伊尹也。受曰阿衡也。衡平也。伊實左右商王。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左右音佐又。受曰商王湯也。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昔在中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震懼危業信哉天愛湯而子之乃爲之生賢降予以卿士卿士謂誰實維伊尹爲阿衡之官而佐助成湯以定天下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

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捷彼殷武。捷音捷。傳曰捷疾意也。曹氏曰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

朱氏曰殷武殷王之武也。錢奮伐荆楚

傳曰荆楚之有武者莫高宗若也。疏曰周有天下始

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李氏曰荆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國世亂

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

國及商室中微往往爲中。深入其阻。宋音羅阻

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哀荆之旅。哀音羅。阻

日深也。哀音羅。阻。有截其

所。曹氏曰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湯孫之



深入其險阻之地，哀聚其衆，伐罪而安其民也。故所伐之處，所截然齊一。此湯孫高宗之功業，謂其功足以繼湯也。

維女荆楚

女音汝

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羗

夷狄國在西方也。

莫敢不來享

箋曰：享，獻也。

莫敢

不來王

箋曰：世見曰王。

疏曰：氐羗，遠夷。一世

謂之蕃國。世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曰：商是常

二章言責楚之義，爾荆楚居國南方，比之氐

羗則近國耳。成湯之時，自彼氐羗猶莫敢不來獻享，莫敢不來朝見，謂此禮是商之常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

音壁。下同。傳曰：辟，君也。箋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

設都于

禹之績

箋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

歲事來辟

來辟猶來王也。

勿予禍適

音適。適，過也。

稼穡匪解

音解。

既伐荆楚，諸侯畏服，故言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功之內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



王氏曰高宗能治夷
狄故天下無有不服

天命降監

箋曰降下也

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

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傳曰封大也

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違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此章從王氏也舊說謂天降監於民命湯由七十里以王天下此詩首章便從高宗說起言自彼成湯

者述高宗援湯以責楚之辭耳非專述湯事也不當於此章攬入成湯上下章文意皆不貫矣

商邑翼翼

傳曰商邑京師也。錢氏曰翼翼整治貌翼翼考見采薇

四方之

極赫赫厥聲

疏曰赫赫顯盛也

濯濯

疏曰濯濯光

曰大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之治翼翼然嚴整乃四方之中言政教取正於此也聲譽赫赫乎顯盛威靈濯濯乎光明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宜享壽考康寧之



福而且可以安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

疏曰景山大山也

松柏丸丸

傳曰丸丸易直也。錢氏曰圓

也。是斷是遷

斷音短。傳曰遷徙也。疏曰謂徙之來歸也。

方斲是虔

斲音卓。疏曰方正也。釋文曰斲斲也。傳曰虔敬也。錢氏曰虔盡力也。

松栢有

挺丑連反。傳曰挺長貌。

旅楹有閑

箋曰旅衆也。疏曰閑大也。錢氏曰閑

也。寢成孔安

升彼大山取松柏丸丸然圓直者斲斷之遷

徙之又方正而斲之工匠之事莫不虔敬以

松為屋之椽栢挺然而長其衆楹柱有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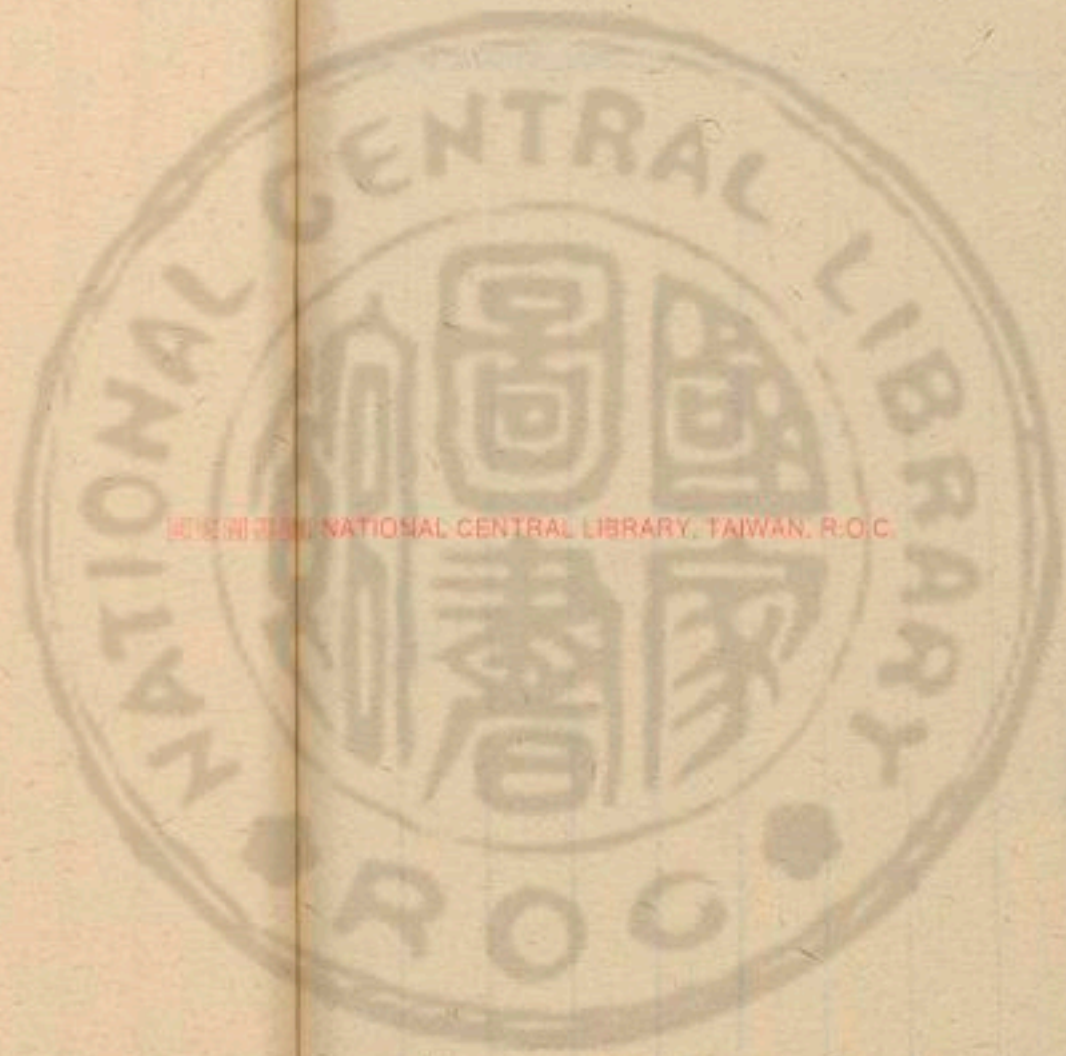
而大廟中之寢既成以安高宗之也此

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

章五句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